

西

北
遠
征
記



691
8002

910
28
G3

今秋著

西北遠征記

上海北新書局發行

一九三〇年四月初版

西北遠征記

每部定價七角

著者 今 秋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分發行處

重慶天主堂街
南京花牌樓
北平琉璃廠
廣州永漢北路
開封新華北街

北新書局

自序

灰夢不僅僅是我獨有的夢境，有許多時代的遊魂，都會做過這個夢。到如今，夢中的一草一木，也變成感慨的材料了。

重新來翻翻舊日的賬簿，看到許多自詡聰明的地方，使我自己也感覺肉麻。當然的，不祇我一個人，以為這樣是推動歷史的工作！這是當時一種瘟疫樣的成見，支配着全中國革命初期革命者的行動，現在大約都在打自己的嘴巴了。

漢臯大雪紛飛，我呵凍起草這冊稿子，樹東督促着我，並且不耐煩地給我在榜膽寫，每天總是寫到寒雞高鳴，才擱筆就寢，這是使我不勝感激的，在此特致謝意！

一九三〇，二，十，今秋

目錄

一、塞外的初夢·····	一
二、二千里曉風殘月·····	五五
三、蘭城風雨·····	一〇七
四、俄拉草地的蹄跡·····	一五七
五、別矣皐蘭山·····	二〇一
六、時代的黃昏·····	二三三

塞外的初夢

過去的一切，和月移花影一樣，靜悄悄無有痕跡，祇有在這憶中迷離恍惚去尋求。追憶是人類一種深癖，有追憶於是乎有歷史，於是乎是非大興。我想人類如果都能健忘，把昨天，前月，去年，當時，昔者等等的舊賬，掃數一筆勾銷，這樣縱不能風調雨順，也可以天下太平些；但是人類對於自己的歷史，終於過分的重視，牢牢地抓住過去的賬簿，絲毫不肯放鬆，甚至於旁人視為平常的事跡，而他自己却當作驚天動地的奇舉。我記得有一天，在華陰城中，明月照在縣署的西院，我和幾位朋友，靜聽馬福祥將軍喘吁地背誦一生的歷史，這時他因為甯夏的家眷，都被馬仲英擄去，房屋也從此付之一炬，悲憤成病，還未全愈；但是他這時為敘述自身的經歷起見，却娓娓不倦將病魔充軍到無何有之鄉。所以我說：『追憶終於是人類的

深癖。』就中最精彩的一段，是敘述他在庚子年鸞駕西行，給西太后扶轎的事實，細密的描寫，使我們有讀着却而司迭更司的小說的感想。凡西太后的鞋式鞋尖以及鞋底，都在夾寫分寫的言詞中，形容出來，尤其是說到太后溫言慰問時，在月光中，我看到他幾乎感激得要老淚縱橫了。其實給一個老嫗扶轎，總不能說是奇事，或者竟是一種羞恥；但是因為這坐轎的老嫗，是要稱為太后，所以扶轎就會變成一種恩典，而且是一種榮譽，不過我想從恩澤方面而言，扛轎的人，終究比扶轎的人，更來得高厚。如果有一位給西太后扛過乘輿的人，給我來敘述他的『扛轎小史』，我想一定是更會動聽的。至於我所要敘述的事實，當然還沒有扶轎小史的精彩，但是追憶終究是人類的深癖，所以我仍是寫着這塞外浪跡的一頁。

一九二五年的初夏，紅日和去年一樣，烘得北京城灰塵漲天。段歪鼻子還是在鐵獅子胡同九重高拱着；不過所謂執政政府，除是在翌年三月十八日屠殺革命民衆，發揮無上威力以外，『高拱』二字，真是恰當的形容詞。政權有兩個中心，一個是

在瀋陽，一個在張家口，段祺瑞左右爲難的情形，不及他自己的鼻子，有左右偏歪的自由。所以鐵獅子的實際，却是一個紙老虎。

黃河流域本是封建勢力歷史的重心，由蒲坂，平陽，安邑，亳州，鎬京，洛陽，咸陽，長安，許昌，汴梁而數到北京，星羅棋布的，留着統治者的殘壘。這好像是對於民主主義嚴肅的威脅；但是黃河雖然依舊無言的流着，革命的暖流，却已經由南海北進，而衝擊渤海的東岸，跟着中山先生的北上，而更加激盪，封建勢力的莊嚴寶塔，恰如在劇烈的地震中，不斷動搖着。

這種局勢，使馮玉祥逐漸了解革命的力量和勝利，於是他開始想做接受三民主義的試驗。在當時的馮氏還是全球馳名中國獨步的基督將軍，對於革命的態度，顏色灰黯，乃是當然的事實，雖然他對於三民主義，也有淺薄的了解，但是在這時，如果有人，竟希望馮氏爲主義來奮鬥，這祇可說是一種童騃之見。他祇是在基督教義的菜羹上，想撒上一點三民主義的「味之素」罷了，

馮氏願意接近國民黨的動機，欽遲中山先生的人格，是其有力的燃料。此外如「祇坐汽車，不坐洋車，」的吳稚暉，「在火車中自綴衣鈕」的徐季龍，都是他所心折的人物。他因為疾惡北京官僚的墮落，同時他所欽佩的人都是國民黨員，於是他對於國民黨發生良好的感象。在三月間，他對吳徐等表示願意國民黨派人到他的軍隊內去宣傳三民主義，於是我與幾位朋友，受命西行。但是當時馮為顧慮他的盟兄雨亭大帥的監視，遲遲不敢教我們啓行，所以我們祇好暫做北京的寓公。扭扭捏捏的政治態度，是馮氏的特性，直到現在，還是如此。我們這樣把韶光消磨在旅舍中，前後凡兩個月。

霹靂一聲，五卅慘案爆發，中國民衆，從血花裏昂起頭來，走上革命的道路，全國的視線，都凝注在春申江上。在這樣喧鬧擾攘的政潮中，忽然接到馮氏來電，歡迎我們西去，於是我和另一位同志陶君，即日起程，開始這塞外浪跡的生涯。

夕陽染紅了西直門車站，暮靄冷清清地停滯在近郭的村落。七時餘鐘，我們的

車箱，漸漸向西移動，接着一聲狂喊，向暮色蒼茫中飛奔前進，宇宙的一切，緩緩地收藏到黑暗裏去。我在車窗中，才完了晚眺的功課，思緒和潮一樣的紛紛雜起，我覺得這使命的重大，我們如果失敗，不啻給後來的同志一個閉門羹，最少也使他們增加不少的困難。跟着這個情緒，又起了許多幻想，有時預想將來工作的順利，並設想官兵熱烈地信仰主義的種種情形，不覺喜上心頭，獨自微笑：有時設想官兵對於主義反感的情形，或者甚至於隔窗笑罵，以及耶教牧師因嫉妒而用陰險手段，對付我們，又不覺皺眉不樂，這樣由樂觀而悲觀，又由悲觀而入於樂觀的幻境，遞迴環繞，驅之不去，腦力漸覺疲乏，車輪單調的震動，使此種情緒逐漸入於模糊，而終止於睡鄉。

火車載着千千萬萬的客夢，出了居庸關，在黑暗中，天險奇隘，不能給任何旅客以何種感想。夜二時，車抵張家口，在夜色深沉中，冷清清的车站，祇有三五疏落的路燈，閃爍着無力的光芒，所有張家口的一切景象，都躲藏在黑暗的幕後，我

們依賴一位旅館的招待，將行李搬進一個老西兒所開的旅館，預備挨過這所剩無多的殘夜；至於這旅館的招牌是怎樣寫着，在我的記憶中，已經沒有留着痕跡，因為牠不是閩老做窠的六國飯店。

在土炕上，轉側着，轉側着，和秋潮一樣的思緒，亂湧心頭。計算着明天應付的詞令，推測着明天所得結果，以及計劃將來工作的進行，種種切切，和亂麻一樣蓬勃而起，我用盡方法，想求一刻甯靜，但是睡魔却益加遁逃無影。在隔牀聽到陶君的轉側聲，我知道他和我陷入同樣的苦境裏。

朦朧中張開眼來，朝政已經在照牆上映着，我們起來，胡亂喫完了早餐，就坐車到新村去見馮氏。在搖蕩的人力車中，我們認識了張家口局部的街市，這街市具備了北方城市的普通條件，牛馬圈照例是道路上的點綴品。我和陶君，無言默默地，依賴車夫的兩腿，去接近新村，彼此的精神，都緊張着，彷彿是戰士第一天上火線去一樣。

在市西山坡上，圍牆所圍住的，就是所謂新村。荷槍的衛兵，態度嚴肅地站在門口，有時略略走動着，撫弄着手中西北軍所特有的大刀，日光映照在刀柄上，閃閃刺目，更顯出門禁的森嚴。我們就上去，向他們值班的官長說明來意，他在約略盤問之後，就領導我們到招待處去。

招待處是一座精潔的西式平房，石榴花靜靜的在門前紅着，我們進去時，祇見候見的人，老的，少的，胖的，瘦的，擠滿一室，不言而喻，都是爲圖謀一親顏色而來的。這時就有位副官，上來向我們問訊，我們約略說明來意，並出名刺請傳達，他很和氣地請我們坐在靠窗僅有的空位上，拿了名刺，匆匆的出屋去了。

會客時間，規定是上午九句鐘到十一句鐘，聽說馮氏從前會客的時間，規定是上午四句鐘到六句鐘，這也是馮氏疾惡官僚的滑稽表現，因爲從四句鐘到六句鐘，無論在夏天與否，正是一般官僚被窩中的黃金時代，所以這個規定的會客時間，不曾掛着牌示說：『官僚止步』，可是現在卻總算可以通融了。在就坐的幾分鐘後，

有一位傳令員，高舉着兩個名刺說：『督辦請，』我和陶君見是我們的名刺，就立起跟他出室，這許多權門之客，尤其是久候未見的人，都目送着我們出門，在目光中，微微洩漏出驚奇我們竟能儘先傳見的神情。

一個人在新的境遇的前面，多少是要含着迷茫的情意的，我們當時，不自主地跟着傳令員出了招待處，向右轉灣，一所大廈，呈現在眼前，門口掛着一塊木牌，寫着『講堂』二字，我們進了講堂，靜悄悄地祇見一個身軀高的徒手兵士，在裏面徘徊着，四壁響着我們足步的迴聲，講堂的左邊，有一間側室，傳員將門簾一揭，默示着請我們進去的意思，我們就誇進門去，知道這是馮氏的會客室了。

室內的陳設，非常簡單，但是非常潔淨，我們相對的默坐着，精神異常興奮，恰似嚴陣以待敵人的樣子。忽然傳令員將門簾高高揭起，我們知道黃河流域的人物，北方政治的支配者，頃刻間就在我們面前呈現了，我和陶君不約而同的嚴肅地起立期待着。

從門簾下，突然呈現着微笑的巨面，真使我非常奇異，我不信我們所企圖晉謁的人物，竟就是剛才在講堂中徘徊着，身軀異常高大的兵士，他很從容地誇入客室，伸手和我們握手爲禮，當我的右手，被握在這巨靈掌中的一剎那間，我祇感覺自身的渺小。

在就坐以後，他開始敘述客套：『兩位肯到這裏來工作，兄弟是萬分歡迎的。』我們都微笑着將身子抬了一抬，表示愧不敢當的意思，在這一次見面，我們都不願多說廢話，給與他以不良的感想，所以這樣全室就沉寂了半晌，後來他接着問：『兩位的行李，還在旅館裏嗎？』我們說：『是的。』他繼續說：『搬到這裏來罷，住在外面，我們談話很不方便的。』停了一停，又說：『今天就搬，好不好？』我們說：『很好，很好。』這樣又歸於靜寂了，在靜寂中，我們都搜索着最得體最適當的話頭，引到主義方面和工作方面去；但是在我們未說話以前，他又開始鄭重的說：『近來我也常常研究三民主義，知道的確是救國救民的主義。』我當

時接着說：『而且是惟一的救國救民的主義，祇要多數人真能夠了解三民主義，革命是一定會成功的。』陶君說：『在北京時，聽說督辦抱病給兵士講演三民主義，這種精神，真要教人佩服；』他微微地一笑，就正色的說：『但是光靠我一個人去說，能有多少人聽得着？况且軍事上的事務太多了；那末，我們現在怎樣進行呢？』他靜着，注視我們的面部，等待我們答覆，我當時回答他說：『我們的意思，最好先辦一所俱樂部，官兵們輪流着，到俱樂部裏來玩，在遊玩的時間中，給他們短時間的講一點主義，或者比較純粹嚴肅的講堂形式的講演，容易灌輸些。』他一邊點首，一邊說：『很好，這樣很好，那末我們決計就這樣辦。』我們這時覺得第一步的任務，已經圓滿地達到了；而且想到招待處裏，擠擠滿堂的客人，更不能不起立告辭，我說：『這樣，以後聽督辦的後命好了，我們暫時回去。』他巍巍地跟着起立說：『也好，以後談話的機會，反正多着，』接着他伸手和我們握了一握，回頭用命令的口吻對傳令員說：『你領着他們兩位到裏面去玩玩，對馮旅長

說，給他兩位找個房子，住在裏面，一切都由他負責，聽清楚沒有？」傳令員很嚴重的復誦了一遍，我們就對他鞠了一躬，跟着傳令員出了講堂，去遍遊新村的前後。

所謂新村，當然不是和武者小路氏的新村有同樣意義的，十五座的西式小平房，拱衛着一座大講堂，和一個大飯廳，這不過是馮氏的行署罷了。裏面辦着一個高級軍官補習所，學員都是現任的團長和營長中挑選出來的，佔了新村西邊一帶的房子，此外基督教西北協會和牧師們，也佔了不少的房子，馮氏長子鴻國和他的業師王瑚，住在招待處靠北的小平房內，馮氏自己住在大講堂的南側室，西部是一個操場，建設着平台積子天橋等物，是給高級軍官補習所的學員和新村的衛兵練習用的。這所述的一切，可說是我們當時跟着那傳令員，遊玩時所得的新村調查記。

新村中的各處遊覽遍了，那位傳令員領着我們去見馮治安。在十五年前，他是一個伙夫，可是現在却是西北邊防督辦署的衛隊旅旅長了。他因兼任着高級軍官補

習所的所長，所以也住在新村裏面的。當我們進去的時候，他含笑起立讓坐，眉目間隱露着精悍的氣概。傳令員傳達了馮氏的命令以後，他立刻命他的傳令兵，到旅館裏去給我們搬取行李，同時又給我們在新村內尋找住所。

我們住在五號小平屋中，共是三間房子，不過側室中尚有一位從他處來此的牧師住着。馮治安派了一個學兵，到我們這裏來服務，此外所有牀椅桌檯，也都次第設置就緒，在這樣瑣碎的敘述中，我們草創了這爲時代而努力的鳥巢。

從建築這虛有其名的新村，而實際却是一所簽押房的事件中，來認識馮氏的生平，這完全是一致的。當他命令他的工兵，在張家口西部的山中；炸毀岩石來做造屋材料的時候，當他督率他的兵士，自己蓋造這新的房屋的時候，他心中本來沒有怎樣來試辦武者小路氏的新村的計算，而且進一步說，甚至沒有了解怎樣才是比較有意義的新村的誠意。當他將這部分的房屋，定名爲新村的時候，所起的感想，和他的客室中，添置了一個賈鼎的朱窰花瓶的感想是一樣的；他生平除了自己以外，